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太平經國書卷

六至八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九百九十

經部

太平經國之書卷六

宋 鄭伯謙 撰

內外上

論三官兼統內外



小宰宰夫推廣太宰之法而聳動警飭百官府之治其於事則為宜而於勢則為順矣至於王宮之戒令政令則自有宮正宮伯以掌之王內之政令則又有內宰以治之而復預內事何也曰先王之制事權欲合於

一而内外庭之勢本不容於分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
余嘗於冢宰屬官論之矣若夫此二官之佐冢宰其所
以通内外而合事權者則猶有可論者焉夫宮正宮伯
雖曰掌王宮然不過宮中徒役之事子弟宿衛之職與
夫諸官府之在內者耳其於后宮則初無所預內宰雖
曰掌王內又不過以禮儀教王后夫人與夫九嬪世婦
凡女寵近習之在左右者耳其於王宮之徒役宿衛則
又略不相關各掌其一而遺其二勢既不能以相統而

權亦不能以相臨統而臨之則惟太宰焉故宮正宮伯
內宰皆隸於太宰而小宰宰夫皆佐太宰而兼掌其事
職雖列於外而通於內權雖分於二而總於一自今考
之曰建邦之宮刑曰治王宮之政令曰憲禁於王宮曰
令修宮中之職事此王宮也凡宮之糾禁則王宮后宮
無不在所掌也自其掌王宮也則兵衛郎衛凡宿衛之
人皆領之飲膳衣服洒埽啟閉次舍幄帟凡供奉之人
皆領之宮禁之秘藏王后世子之好用凡財用之司存

皆領之其間多寡豐約用舍去取天子始不得以自私而小臣始不得以自便矣自其掌后宫也則六宮六寢無王內之限九御無女官之別詔其禮樂正其服位禁其竒袤稽其功績其間損益增減採擇進御始有宴私玩狎之節而無侵竊感移之患矣蓋世未有家不齊而國可治者未有國不治而天下可平者太宰之治所以兼統內外而以小宰為始小宰之官刑既以齊其家宰夫之朝法又已治其國然後太宰之邦典始可以治天

下矣文王道化之行近至於汝墳遠至於江漢反而求之不過於后妃夫婦之際侍御僕從之間蓋其事存乎二南之風而載於穆王之命所謂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而下民祇若者其道蓋如此也幽王不道二雅交譏而並刺之然皇父作相而內宰膳夫內史師氏猶得其人向使幽王不淫其色夫豈不能遏豔妻之煽巷伯之雅所謂萋菲成貝錦哆侈成南箕乃寺人之賢者傷於讒而為世德下衰

家法猶未盡壞若內若外若小若大猶遴其選而擇其
賢有如成王周公親繼文武之志其事固可知矣是以
論太宰之兼統內外當自小宰宰夫之齊家治國又自
文王之家法始

內外下

論三官兼統內外

或問周官之制內外庭固一體矣繼周如漢其制亦嘗
有近於周者乎曰豈惟漢近於周雖秦亦然秦人變古
不道無復先王之舊制然至於內外之相屬其事則猶

有可言者外之九卿如少府猶得置尚書在內主發文
書而掌奏下諸事外之三公如御史大夫猶得置中丞
在內受公卿奏事而舉劾案章又外之三十六郡如監
郡者皆是御史之屬為之猶得以天下之利害徑達於
御史大夫而大夫徑達於天子漢興惟監郡之制變為
部刺史若夫少府之尚書御史之中丞則一切因秦之
舊而不改非因秦也蓋因周也尚書中丞非周制而曰
因周何哉秦人雖變周之名而未嘗變周之意漢亦惟

存周之意而不暇復周之名以百官公卿表觀之少府屬官自尚書而下有符節太醫太官湯官有東西織室有庖人三長丞有上林十池監以至中書謁者黃門鈎盾尚方御府永巷內者宦者皆屬於少府又復以私府永巷倉廩祠祀食官宦官分屬於大長秋御史大夫屬官有兩丞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權尊勢重與人主親近事下中丞則中丞白之大夫大夫白之丞相是中丞在內丞相御史在外外得以統內也內領

侍御史外督部刺史刺史掌奉詔例察州郡治狀黜陟
能否以六條問事而奏事復上於中丞是部刺史在外
中丞在內內得以統外也要之漢之官制三公九卿雖
列職於外而皆有屬以在內以周官之遺意求之則丞
相猶太宰也御史大夫猶小宰也御史之中丞少府之
尚書猶宰夫也少府之下又有大長秋猶內宰也大長
秋屬少府少府中丞屬丞相御史是秦與漢之制皆近
於周之制也不特此也高帝之世御史大夫周昌嘗燕

見奏事見高帝擁戚姬呂后之世審食其為相監宮中如郎中令公卿百官皆因之以奏事武帝之世丞相公孫弘亦得數宴見上或時不冠此雖非禮貌大臣之意然亦可以見其洞然無內外之限矣夫是以閹宦雖寵丞相猶得以檄召而詰責而大長秋中常侍猶參用士人而為之自武帝晚年宴游內庭不出不復與士大夫接用宦者主中書而典尚書之章奏尚書之官於是廢矣既以中書居中而受事又置諸吏居中而舉法故當

時奏下諸事自中書遞送兩府自兩府下九卿自九卿下郡國而不由中丞中丞之官於是不得居中制事而內之侍御史外之部刺史併廢矣將軍列侯而下皆得加官而丞相御史獨不加名曰尊之而實疎外之於是丞相御史無復有至內庭者矣末年以霍光為大司馬而領尚書事宜若內外合為一然已非丞相職任儼然號稱內朝而併奪丞相御史之權昌邑之廢丞相楊敞不及與議不惟不得至內庭且不復預內庭之事矣夫

宦官典中書之任中丞無制事之權三公無加官之號
大將軍領尚書之職霍光告車千秋所謂令光治內君
侯治外內外朝判然如此此漢治之所由以盛衰也宣
帝中興復遵漢初之制魏相為御史大夫外則遣丞相
掾吏案事郡國而不遣使內則奏封事而不經尚書去
副封而不令壅蔽加給事中而得宴見言事是以霍山
方秉樞機相乃訟言其過杜延年居中用事相乃列奏
其奸中外之政復合為一然猶未知復中丞之權元帝

以來石顯用事丞相之權復去而盡歸於尚書哀平之際又歸外戚紀綱散壞內外不足以相統而西漢遂趨於亡光武懲外戚之用事憤大臣之竊命於是取三公之官以為閒職而取尚書及中丞專委任之以為臺閣之長以舉法歸中丞而以奏事歸尚書二官雖復用事然疏外庭而親內庭矣捨大臣而近小臣矣置三公而事歸臺閣矣變前世參用士人之制而專任奴僕薰腐之餘矣桓靈之季御史之權盡移於尚書尚書之權又

移於宦官尚書宦官合為一黨而宰相疏隔於外御史
緘默於內是以太尉楊秉奏侯覽而尚書召秉掾屬詰
之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三公統外御史察內當是時
也御史豈真得以察內邪事權之失已久小人徒借察
內之名以自便耳蓋自古外內之不相屬未有若東漢
之甚者也而其源實始於光武極其源而論之則又始
於武帝使武帝不改漢初之制以三公九卿在外而以
中丞尚書在內內外相屬如關節脉理相應則漢之制

周官太宰之制也奈何快意於法度之外使内外事權分裂四出而不專領於大臣其末流遂以若此極也蓋嘗觀之自出納之要職不領於大臣而宰夫之官遂去為尚書中書之任尚書中書迭用事而霍光之權重弘恭石顯之事起尚書中書之形成矣自宿衛之親人不領於大臣而宮正宮伯之官遂去為光祿勳之任光祿勳之屬日益親而門下遂為省加官遂為司侍中遂為宰相矣自供奉之近習不領於大臣而膳夫而下掌次

而上遂去為少府太常之任比其極也門下太僕之司
又分為殿中省為內諸司使矣以至王府財用之司既
非大臣之所與聞則漢鴻都之賣爵唐瓊林大盈之名
庫夫誰得而檢之女寵近習之嬖既非大臣之所與聞
則母后臨政下令不出房閨國命寄之刑人或享專土
之封夫誰得而制之此其源皆起於武帝是以其流至
於不可救其禍反生於殺戮大臣而無顧忌之心事權
之不合於一此宜太宰之所以拳拳而小宰宰夫之所以

佐太宰而兼掌其事也兼則治散則亂合則盛離則衰
自三代以下其治亂盛衰之變凡幾見其變而復周官
以救之此為治之大源

太平經國之書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九百九十一

經部

太平經國之書卷七

宋 鄭伯謙 撰

官制

論叙屬職聯成計

或問太宰既建六典小宰又辨六職六典於邦國萬民之中則言官府六職於邦國萬民之下則不言官府而言庶事何也曰其法則有六典其官則有六職典所以舉其略而職所以致其詳也六典王之所治所以維持

邦國萬民也故言官府於其中以見維持天下者在邦國守邦國者在萬民而理邦國萬民者在官府也六職則百司之所治於是而又言官馬則贅矣故邦國萬民之下不言官而言事也或曰六典六職則聞命矣子前言八則無詳略之分官府都鄙無內外之限今太宰以八法治官府以八則治都鄙彼其出法以為治固未見其有內外詳略之殊也至於小宰守法以奉行則惟曰掌八則以逆官府都鄙之治宰夫循法以考察則惟曰

掌治法以考百官府都鄙之治都鄙僅兩言之耳若官府則又不獨治之且有六職試以八法一節言之太宰舉其八而小宰復有其六官常官法官刑雖不以次而舉所謂考乃法觀治象之法所謂國有常刑國有大刑則要未始遺落而不及焉宰夫又於六職之外而辨八職於治象之外而掌治朝之法治官府者何其詳而治都鄙者何其略也曰汝以為不言都鄙則其治遂略於都鄙邪先王之治體國以經野由內以及外詳於官府

者固將以為準於都鄙也且夫法則以馭其官要之不離於八法八則賦貢以馭其用未嘗自別於九賦九貢廢置祿位以馭吏與士即其馭羣臣之八柄禮俗田役以馭民與衆無非八統八成之所已行建其長而立其兩設其伍而置其輔亦與夫建正立貳之法又非有所輕重於其間也地皆王畿而人皆王宮內外詳略之分周公寧有是哉周公將以其在內者而分畫於其外以其布諸朝廷者而達之於天下是以治官吏之法建官吏之

制無所不致其詳焉然而官即吏也鄉之羣吏則自州
長而下是也市之羣吏則自胥師而下是也宰夫之言
羣吏則自卿大夫而下是也小宰太宰之言羣吏則公
卿大夫士皆是也言之不同治之則一而已故自其有
屬則官有所統而不亂有職則人有所守而不紊有聯
則精神心術有以相通而不相扞格有官成則施設注
措有依據而無私意又有宰夫之八職則上下迭相召
令隨其尊卑而治其詳略始正之以六敎終弊之以六

計達之使悅戒之使勵逆其治於司會計其治於司書
登其治於天府掌其治於御僕官府既治官治既舉由
是以正萬民又由是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
於正矣而況於都鄙之近寧有違其則而不盡其心者
乎余嘗作官府都鄙法則論矣此可以補其缺

臣職 論六屬從長專達

或問小宰六聯之事曰凡小事皆有聯而六屬舉邦治
又曰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何也曰事雖小苟非

一人之所能為則不可以無聯事雖聯苟無待於稟命而後為則雖謂之專達可也膳夫一官有亨人庖人內饗外饗是非不聯也而飲膳之事不必日稟於太宰司馬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是非不聯也而門市之區區不必日稟於司徒六官之小事皆然是以大臣惟治其大而略者小臣得行其小而詳者後世小臣專大事則大臣每至於無權而小臣每至於橫大臣親細務則上常以多事自敝而下常以虛文為欺一則縱而敗

事一則勞而無補於事此小宰之六屬所以有大事小事之分者夫固各惟其宜也抑嘗以周禮考之百官聽命於六卿而六卿聽命於太宰在宮正則凡邦之大事令無去守而聽政令其肆師則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在縣師稍人若有軍旅師田之事則聽受於司馬在小臣則凡大事佐太僕在都家則凡大事必因其朝大夫此百官之聽於六卿者也在太宰之職曰作大事則戒於百官贊王命此百官之職於太宰者也然

至於小事則三百六十屬未嘗不皆得以專行之內豎
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肆師凡國之小事治其禮儀而
掌其事罪隸掌使令之小事小史凡國之用禮法者掌
其小事此在五官猶不暇親之而況太宰乎又嘗以小
宰宰夫之佐太宰者而考之六典八法八則之書九貢
九賦九式之書其正則掌於太宰其貳則執於小宰太
宰歲終受百官之會小宰則贊之太宰歲終聽百官之
政事小宰則令之此在小宰猶不敢專而況宰夫乎太

僕掌諸侯之復逆小宰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御僕掌
羣吏之逆庶民之復夫臣民之奏報後漢之公車司馬
今之登聞檢院各以其官之尊卑受之非不可以自達
於天子也而必達之宰夫宰夫待臣民之奏報又非不
可以自達於天子也而必告之冢宰使與王參訂而行
之此在宰夫猶不敢專而況太僕御僕小臣乎以至官
府之八職一曰正掌官法以治要而其要則在師師小
宰也要一月之成也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而其凡則

在司司宰夫也凡一旬之成也三曰司掌官法以治目
而其目則在旅旅下士也目一日之成也宰夫以下諸
官是也四曰旅掌官書以治數而其數則在府史數者
一二三四之數也蓋太宰不敢治會而治要小宰不敢
治目而治數若府史則以簿書文引一二三四之數而
致之於衆士焉惟史下之胥掌徒役之次敎胥下之徒
掌奔走之召令此其職甚卑而其事甚微則得以專行
之不然苟係於大事則雖太宰不敢專而況於三百六

十屬乎自漢以來此制墮矣雖然漢初猶近古也高祖之制御史大夫下相國相國下諸侯王御史是宰相之副事下御史御史白之丞相丞相得以可否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中執法即中丞也中丞居殿中受事雖與人主親近權尊勢重然亦是御史大夫之屬事下中丞中丞白之大夫大夫亦得以可否之於是下之郡守下之諸侯王蓋尊者行其尊而卑者行其卑也及其後以御史大夫抗丞相之權對立而為兩府郡國事不上丞

相而上御史御史得自以其意平章之而武帝之世又急於功利凡事多率意施行不經丞相是故張湯為御史大夫數行丞相事造白金皮幣而李蔡嚴青翟不與議倪寬為御史大夫九卿更進用事徙流民四十萬於邊石慶又不與議大臣既不與大事則賤臣得以輕柄臣自是而後內庭之事丞相不得知而歸之侍中外庭之事丞相不關決而歸之九卿郡國上計調吏之事丞相又不與聞而自達於天子調於尚書大臣之無權而

小臣之權乃至於此蓋自陳平自棄其權而武帝又削奪其權權既分裂四出而不一而貪權者欲集之使歸已至取簿書期會之瑣屑以其身冒而親之於是上多事而下為欺矣反覆周漢之際而參觀其治亂盛衰之本末然則官府之六屬不可廢矣余嘗論小宰宰夫之奉法及三官之兼統內外矣今而後知其所以致此者六屬與有助焉

官民 論六敘八成財用

或問小宰奉太宰之八法以致官府足矣而又別立六
敘之法以冠其首八法之中如八成八成如祿位出入
之外皆所以經邦治而已而亦例官治官府則介於其
中宰夫掌治法以考百官府群都縣鄙之治而獨拳拳
於乘財用之出入以居其終何也曰先王之治其本末
源流皆相因而有次第故有首治法以始事者有原治
法以終義者有論治法始終之所恃以立者非率意而
為之說也是故言官則必及於民言民則必及於財甚

矣先王之愛民也國不可以無民民不能以無事於是

有征歛徭役之事軍旅田獵之事里閭之利病市井之

纖悉稱貸取予之區區皆有法以持其事有書以載其

法比國比也居保伍也

猶今差役收賦稅必案役簿而驗之保伍也傳猶保人也別各

分其半也此主舉債而言故言傳別也契合契主然先取債主言故言書契也質牙保也劑買賣交約也

王不可以獨治之也於是張官置吏以奉行之官吏之

奉法又不能無功過之分也於是有日成月要以勸勉

之且夫八法以治官府如是足矣然苟非日有以作其

意而月有以警其怠則法令之繁奉行之難一歲三歲之悠焉知其不安安而居循循碌碌而無所為邪是以三歲有誅賞歲有廢置月有六敘蓋歲終三歲為年勞而六敘則為遷轉考之六官小宰月終受羣吏之要則以官府之敘宰夫掌百官之召令則有胥以敘治宮伯掌王宮士庶子之政令而月終必均其秩敘內史以八枋之法詔王治而納訪必掌其敘下而鄉師之與里宰凡邦事則亦令作秩敘凡歲時合耦於勸則亦行其秩

敘六敘之本末一曰正其位此則姑正其舊敘耳至於進其治而作其事則無非挽之而使前作之而使不急於是制其食而食有多寡之異聽其情而情有誠偽之不同或陞其次或增其秩而百官府之人雖不待歲終三歲而廢置誅賞可以逆知其治矣漢繼周之後有歲終超遷至大中大夫者有一歲而九遷者而董仲舒亦曰古之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

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修其業而以赴功此皆周人六
敘遷轉之遺意也若夫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則廢
遷轉而為年勞而年勞之法又有置而無廢有賞而無
誅矣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混淆而天下之民受其弊
張官置吏以為民之本意竟何為哉先王於六敘之後
而始責之以奉法於八法之中而中要之以治民故凡
所以勸勉其官之法無非所以經理其民之意至於區
區之失物失用失財與夫足用長財復見於太宰之末

者非取民之財也正懼其病民之財也有如百官府之治於內群都之治於外縣鄙之治於下其事衆矣而以理財為先務者天下之事非財則不立天下之人非財則不聚財用足然後百志成食貨通然後民安居此大學言生財大易言聚人曰財之意也故欲知其一歲之總則會之欲知其一二三四之數則乘之乘其出而知其出之多少乘其入而知其入之多少理財之法於是為至而建官為民之意於是為得其於司會之職不同

矣後世不知其本末源流徒見先王有長財之賞則諷
郡縣以羨餘之獻者有之日進月進剥民以奉上之欲
者有之上取之戶部戶部取之監司監司取之郡縣郡
縣取之民而民獨承其斧鑿故今為官吏者無非以辦
財賦為先今之所以考課官吏者無非以財賦之辦否
為優劣閭里之彫耗市井之蕭條不恤也獄訟之不戢
差稅徭役之不均不以為意也當是時也富民猶不免
於貧而況下戶乎平時暇日猶不免於仰屋竊歎而況

於軍期之督迫乎究論所自則皆始於張官置吏失為
民之本意是以先王之八法反借之以為臨民之勢先
王之六敘反用之以為褒獎聚斂之法嗚呼其積非一
二日矣其無有以周官之本末源流而救其弊者乎

太平經國之書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九百九十二

經部

太平經國之書卷八

宋 鄭伯謙 撰

宮衛

論宮正宮伯宿衛

或問宮正掌兵衛宮伯掌郎衛而兵衛郎衛則皆統於太宰何也曰宿衛不統於太宰則內外之勢有所限隔而賢否之人無所決擇事權將分政令將下移而錯出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曰信如是說則九兵皆宿衛也虎

賁之虎士何以掌於司馬司隸之隸何以掌於司寇司寇猶有可諉者曰是掌外朝與京師四夷之兵耳若虎士八百人自六軍之外獨此為王之親兵乃不統於太宰而散於司馬何邪曰司馬亦聽命於太宰耳必散於司馬者內外雖不可以不相統而彼此之勢則不可以不相持是故兵衛掌於宮正而王之親兵與四夷之兵則掌於虎賁與司隸昔者西漢之世以期門羽林等為宮禁之親兵以衛尉掌宮門之屯兵而以城門校尉掌

京師十二城門之屯兵及三輔所屬於中尉之兵所謂
北軍蓋指環衛王宮在長安之內者言之所謂南軍蓋
指十二城門及三輔屬中尉之兵在長安之外者言之
及武帝增置八校之兵以中壘益北軍以長水池陽胡
騎益南軍蓋北軍不出長安之外南軍不散在三輔之
中八校則包南北軍在其中矣是故周勃安劉氏乃北
軍制南軍之效劉屈氂發三輔近縣兵及長水宣曲胡
騎入長安與太子戰乃南軍制北軍之效國朝有閣門

司皇城司又有殿前司皇城司有親從官數千人入內
內侍省都都知與副都知同主判之殿前司有馬步軍
殿前太尉獨統攝之是故皇城一司於內庭宿衛無不
預者而獨宿直諸班禁衛則初無所統攝殿前一司雖
統攝諸班禁衛而皇城之事亦茫然不相關是漢以南
軍北軍相制而國朝以皇城司殿前司相維持大抵皆
祖周人之遺意而其所爲不同者漢南北軍雖隸於三
公而掌於太尉然皆以文屬而政令不行於其間國朝

則皆統於樞府周則皆統於冢宰此所以遠過於漢也
故嘗因是而考之以爲周人宿衛之制其別有五而其
所以爲宿衛之政令者其因則有四蓋居則有宮中之
徒役公卿大夫之士庶子以爲環列腹心之衛若宮正
宮伯之所掌是也出則有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
以卒伍視朝則在路門之右若虎賁氏之所掌是也奉
輿馬督扈從視朝則在路門之左則有太僕以掌之所
謂侍御僕從罔匪正人是也執其兵器服以衛王之門

外朝在野外則守內列則有司隸以掌之所謂使其屬
帥四夷之隸是也由是言之環列腹心之衛非兵衛在
內而不出虎士之衛爲重兵之衛王不出亦不行四翟
之隸則以王之出而環衛諸門侍御僕從之役則以王
之行而飭整騶從此宿衛之別也然環列腹心之衛則
爲尤重且急是故稽其功緒而糾其德行會其什伍而
教其道藝所以勸之而使爲善掌其糾禁而會其行事
掌其政令而均其秩序頒其衣裘而時其誅賞所以警

之而使不爲惡去其淫怠與其奇袤之民所以不使放
僻邪侈之失德以亂宮中之政令宮正均外朝之稍食
內宰均內朝之稍食所以養人心之善而保護廉恥之
風此宿衛之政令也夫以貴游之子弟授之以八次八
舍之職事以宮中之徒役而錯置於八次八舍之中旣
勸其爲善又禁其爲惡旣不使之混淆又不使之喪廉
恥若是則凡居王之左右前後凡備王之顧問應對者
孰非直諒多聞之士哉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

易使學問日新職業日修而王亦中心無爲日見正事而聞正言也其餘凡係於宿衛之兵者則大司馬教之太僕正之司隸令之師氏帥之内外相統而彼此相持雖名爲兵而不聞有一武夫悍卒放慢詭譎之人得以廁迹於其間者每觀成王之季呂伋掌虎賁之士非有宰臣之命則呂伋不敢以擅發召公雖得以制命非有二諸侯將命以往則召公亦不敢以專行不惟内外相制而內之夾階祀而立堂垂執劉鉞而止戈刃者則又

無非冠冕士大夫是故春秋之際雖以僭竊之楚而環
列之尹太師猶得以掌之是猶有太宰統宮正宮伯之
意區區之曹荷戈與受猶有賢者如候人之詩是德行
道藝猶未有愧於宮正宮伯之所掌也乃若西漢之興
雖祖周人之故意而定內外之制然已駁雜而不純矣
雖然漢猶古也不惟南北軍隸於三公而衛尉光祿勳
皆屬於丞相御史光祿勳歲以四科考第郎從官凡更
直執戟內謹門禁外充車騎者無非以經明行修者爲

之故當時諸呂之亂滕公除宮左右執戟不肯去代王
入未央宮謁者執戟衛端門不得入其效亦略可觀矣
自武帝使世家富人犯令而入朝者皆得補郎而郎選
於是始衰自期門羽林飲飛之屬反隸於光祿勳以爲
天子私人而兵衛於是始變自宣帝又發羽林孤兒飲
飛射士征西羌而禁衛始紛紛輕出光武以來其制益
壞矣京師止置北軍而八校之兵併爲五營南軍不復
有焉中衛不掌京輔士卒城門不置屯兵郡國罷材官

車騎之屯而衛尉不聞更戍之士於是北軍分爲宦官所親實武誅宦官雖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未幾即散降王甫外既不足以制內而內之所存者又未嘗教之使知義焉魏晉而降光祿勳不復居禁中士大夫不復與宮衛惟直閣帶刀防變生肘腋唐置左右金吾衛將軍掌宮中及京師之巡警烽堠凡翊衛及外府欽飛番上者皆屬焉而文武於是判然兩塗德宗之世權移近習宦官握禁兵而廢立在其手矣反覆魏晉李唐之亂

參觀兩漢之盛衰吾然後知周官之制不可廢有宮正
宮伯矣不可以無虎賁有虎賁矣不可無司隸有宮正
宮伯與夫虎賁司隸之屬矣又不可無太宰以兼統之

奉養

論飲膳酒醬供帳

或問膳夫而下主食飲膳羞之味甸師而下主禽獸魚
鼈之獻酒正而下主酒漿醢醢之物宮人而下主官舍
幕幄供帳之儀至於醫師之中又有食醫一官眡羹醬
食飲之齊均鹹酸辛苦之和會牛羊犬豕魚鴈之宜每

一官而數人分焉一人而數事萃焉太宰總之又皆一切不會矣豈使之屬民以自養邪何其厚口體之奉而侈飲食服御之供也曰存我則蒼生可厚自安則國家可保人主之於天下總萬變財萬物而養萬民智慮以治之非受天下之備物則不足以養其知仁厚以安之非享天下之備味則不足以養其仁德音以化之非兼天下之備產則不足以養其德使其氣體衰而不充精神耗而不行則四肢不享於安適而耳目不足於聰明

是以太宰之佐王將與之講論治道而經理邦國則內
必有以養其心外必有以養其身以一人而治四海則
必以四海而奉一人若夫奉養有節而交於萬物有道
則自有九式存焉奢侈非所慮也故自飲食膳羞而言
之則膳夫掌其名數無太過不及之失節庖人令其禽
獸無腥臊膾香之失宜內饗掌內外饗掌外無割烹煎
和之不備烹人掌給水火無美惡新舊之不謹甸師又
以薪蒸而從於外內饗獸人獻人鼈人腊人又以鳥獸

魚鼈而入於庖人辨四時所宜之物而順其調養察五行之有餘不足而助其休廢凡可以均平其氣體而衛護其生理者總之於膳夫不敢會也自酒漿醯醢而言之醯人王舉則共醯物六十甕醢人王舉則共醢實六十甕漿人共王之六飲酒人共王之三酒以至賓客之禮酒酒正共之王之燕飲酒酒正又共之凡所以祀鬼神而待賓客充饗禮而共燕飲者總之於酒正不敢會也自宮舍幕幄供帳而言之其在內也六寢以致其安

埽除以致其潔執燭以致其明爐炭以致其溫帷幕幄
帟以致其賁飾其在外也車宮則仰轅以為門壇壝宮
則列戟以表門庶宮則共人以爲門桎杻再重之設大
次小次之張凡燕寢之居會同之舍所以壯威儀而肅
供御者總之於宮人不敢不盡其飾也蓋宮舍幕帟帳
御所以養王之外而酒醬醢醢食飲膳羞所以養王之
內內之養其於食飲膳羞則尤致其詳焉竊嘗論之王
日一舉一太牢也朔月加食一等則二太牢也齋之日

三舉則三太牢也蓋朔之聽政勞於常日於是而有加於常食祭祀將以致精明之德自強於禮而交於鬼神不可以不備其養於是而又有加於朔食所任愈重所治愈大則其所養愈加厚誠以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有堯舜禹湯文武之身而後有堯舜禹湯文武之功業也反覆膳夫一官其所以養至尊而助氣體之愛者一何其至也必品嘗食乃食所以謹其節必侑徹以樂所以導其和必奉膳而贊祭所以起其敬必受祭僕司士之

福與摯所以養其德惟其然也是以居移其氣養移其體君父尊安心廣體胖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疾疢不作而民命國脉不失其所恃此太宰保護養成之本非深於性命之理而明於理亂安危之原者不能首慮及此也自漢以來失周公之意遠矣文帝以敦朴爲天下先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可也而何至身衣弋綈足履革舄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而集書囊爲殿帷邪是非有供帳服御以養其外如掌次掌客之職也

梁武帝斷禁魚肉牲牢不殺食惟糲飯會同惟菜蔬變
一瓜爲數十種治一菜爲數十味甚者日止一食羣臣
曲宴未嘗奏樂而臺城之辱竟以不食而斃是非有日
飲饌羞以養其內如膳夫以下漿人以上之職也夫先
王之所以自奉惟喪荒札瘥則減膳徹樂敬天之變而
與民同其憂其餘則未嘗過自貶薄蓋將以吾身爲天
下本而何至蕭然自敝其形神若此邪莫貴於天子莫
富於四海夫豈不足以奉一人而所以利天下者顧豈

在於計口腹四體之區區邪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此固天下之通義而克勤于邦克儉于家固不可以施諸邦也夫使殫財以華其居盡美以飭其躬窮五味以爽其口此固失萬物之性至於肥甘不足養於口聲音不足養於耳采色不足視於目而便嬖不足使令於前則亦非所以爲自厚其生也自待於菲薄而自敝於多事曰吾將以節儉化天下儒者又從而助之不知人之和氣沖然而甚微泊乎其易危知

用而不知養吾身之不存而天下將誰與安哉需之象
曰君子以飲食宴樂頤之象曰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飲食可節也而不可廢也天官一官吾固知謂自有九
式者存何慮其不節邪玩易之象反覆膳夫以下之職
莫不以所養保毓沖粹使身安而道隆當是時也將不
獨一身之肥而已也天地萬物實有賴焉

祭享

論祭祀燕享忠厚

或問太僕相王燕飲之法而獻主者何以屬膳夫鬱人

鬯人和鬱鬯而實八尊者何以屬酒正司尊彝掌六尊
六彝之位而朝事饋食之籩豆何以屬天官而爲籩人
大司徒掌六鄉六遂之土地而藉田千里何以在天官
而有甸師以至外饗之割烹酒正之酒醴此皆主王之
飲食而享士庶子享耆老孤子亦何以例責之使共邪
曰先王之於祭祀賓客至嚴且重特設春官以掌之矣
以爲未足而互見於三百三十官之中合職聯事不可
槩舉缺然不舉其事者蓋寡至於義相從而類相聚者

則亦不得不聚至於一官如有膳夫之食飲膳羞甸師之果蔬薪蒸酒正之酒漿籩人醯人之醢醢均之爲飲食耳事旣連於彼則勢不容不散於此此數事之所以盡屬於膳夫以下也若夫敬上帝孝鬼神懷羣臣而恤老幼考其事而推見其忠厚之意則深有可論者矣先王之敬上帝非徒以自敬蓋將教民敬也孝宗廟非徒以自孝蓋將教民孝也燕羣臣享士庶子享耆老孤子非徒以自爲忠厚亦將以教民忠厚也自武王克商之

後歸馬放牛示天下不復用然後上自朝廷下至道路
州巷蒐狩軍旅而孝悌禮樂之道無不達焉故祀明堂
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
所以敬食三老五更於太學袒而割牲執醬執爵然後
諸侯知所以悌成王周公繼之此意亦有加焉夫四海
之內各以其職來祭非不可以備水陸之產也而千畝
之籍三推之禮必親耕以爲祭以爲弗自致焉則猶不
祭也不惟齊盛而果蓏蕭茅之屬無非使甸師共之以

明其爲自致之物外旣盡物則內因以盡忠以此率天下則耕者養者知觀而起敬起孝非復有不耕而祭無誠者人鬼之異趨死生存亡之殊塗非不可以出乎仁智之兩間也其餘庖人則必共祭祀之好羞凡祭先王先公之日必思其所嗜而羞其所好其於籩人醯人必有朝事之籩豆薦麇蕡苴之數以致其盛而象其朝時之所進而饋食之籩豆薦棗栗葵苴之類以備其細而象其食時之所進其於烹人鹽人大羹之外必共鉶

羹苦鹽之外必共散鹽不敢一於質而無文其於酒正
明水之外必加五齊玄酒之外必加三酒不敢一於神
而廢人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以此示天下則凡爲
人子者慎終追遠而民德皆歸於厚非復有致死而爲
不仁者燕羣臣嘉賓所以恩之也享士庶子所以任之
也享耆老孤子所以報之也然分太嚴而情不接僕僕
亟拜則非所以爲養君子之道也膳夫爲獻主則無降
階再拜受爵之勞而有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之恩矣禮

太迫則懽不洽賓主百拜而禮酒止於三行則非所以
使之醉酒而飽德也共其酒而無酌數則盡其情而極
其懽未醉而威儀抑抑既醉而威儀怩怩矣夫外嚴於
分而內則懷之以恩生蒙其力而死則恤其老幼仁之
至義之盡也以此率天下則民篤於恩意而敬老慈幼
非復有不近人情而背義忘本者矣嗟夫人同此心也
心同此理也關節脉理實相通而相應故上老老則民
興孝上恤孤而民不倍上尊賢而民勸善親親以睦友

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
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由
此言之飲膳非細事也烹庖薪蒸非賤役而酒漿醢醢
非微物也膳夫以奉王王以事上帝鬼神燕羣臣嘉賓
耆老孤幼推其有餘之養以興起其孝敬之心故治國
如示諸掌者必在於明郊社禘嘗之禮義而忠臣嘉賓
得盡其心者亦自夫既飲食之又幣帛以將之之餘也
誰謂其為不急之務而可以不嚴且重乎自此意不

存而先王之官日爲無用耕籍之官廢則郊社之義缺
三望而不郊者有之矣酒漿醢醢之官廢則宗廟之禮
虧去告朔之餼羊者有之矣膳夫不爲獻主則亟饋未
免犬馬之畜君臣之恩意薄矣邦國不享老幼則四百
甲子未免泥塗之辱老成之典刑墜矣上之人旣無敬
老慈幼之意無歡欣交接之情若是而欲天下國家之
治人民風俗之厚成王周公之所難也且成王周公之
事不惟其敬上帝孝鬼神懷羣臣而恤老幼有以曲盡

乎人情而感動乎人心也八蜡之祭雖猫虎有功於人猶不忘報焉况其所當孝敬者乎至尊既祭之末不敢忘至賤之卑雖煇胞翟閭猶不敢不及焉况親愛如羣臣乎瘖聾跛躄斷者侏儒猶皆有常職以食於上况於致政之老與其孤乎學者誠於此而求之則先王孝敬之誠忠厚之意所以曲盡乎人情而感動乎人心如膳夫以下數事又皆其所當爲者

太平經國之書卷八

謹案卷七第五頁後一行小宰掌三公及孤卿之
復逆攷周禮小宰無掌復逆之說句詭

第九頁後八行賢材雖未久刊本未久詭累日據
漢書改

卷八第四頁前二行宮正均外朝之稍食刊本正
詭中據周禮改

第五頁前六行不惟南北軍隸於三公刊本公詭
分今改



第八頁後三行桂桓再重之設刊本設訛說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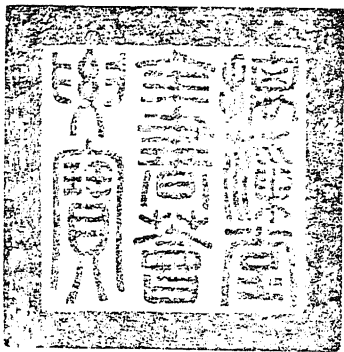
第八頁後七行竊嘗論之刊本竊訛切今改

第十一頁前五行莫不以所養保毓沖粹刊本莫

訛事今改

第十三頁前三行無誠者人鬼之異趣以下數語

文義難明疑有訛脫以無別本可校姑仍之



覆校官編修臣曹城

校對官庶吉士臣邱庭澐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膳錄貢生臣周廷琰

膳錄監生臣許溶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太平經國書卷九至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九百九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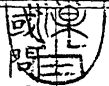
經部

太平經國之書卷九

宋 鄭伯謙 撰

愛物

論鳥獸魚鼈昆蟲



天官有獸人掌罟田獸冬夏獻狼麋春秋獻獸物
有鼈人鼈人掌以時獻爲梁春獻王鮪鼈蜃秋獻龜魚
則凡鳥獸蟲魚之瑣碎三人皆可兼之矣服不氏之教
養猛獸射鳥氏之毆射鳥鳶大鳥羅氏掌畜之網羅馴

擾何以復見於夏官冥氏設弧張爲阱獲以攻猛獸庶
氏除毒蠱穴氏攻蟄獸翼氏攻猛鳥萐莆氏以方書去
天鳥翦氏以崇莽草除蠹物赤友氏以炭灰除狸蟲蝮
氏以牡鞠去鼃黽壺涿氏以牡槀象齒殺淵神庭氏以
救日月之弓矢射天鳥何以復列於秋官若曰天所掌
惟畜獸魚鼈以供王飲膳之物耳而禽獸之屬昆蟲之
類所以爲害於國中者不暇及焉彼服不氏之所養與
其所共冥氏穴氏之所攻與其所獻獨不可合於獸人

乎而事有其官官分隸於數處先王豈好爲是不急之物祿無用之官以待有事之用邪曰先王司事以會官作吏者因官以存名其名不可廢其官則未必皆有試舉其略言之土訓誦訓無他職事掌葛掌染草角人羽人止征一物戎僕戎右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有軍旅則用之甸祝田僕有田獵則用之有喪紀則用夏采喪祝有盟詛則用詛祝建邦國則用土方氏遠人來則用懷方氏事至則臨事而兼之三百六十官其臨事而兼

者殆相半也且自服不氏以至羅氏自冥氏以至庭氏
大抵皆下士一人否則二人皆徒二人否則四人惟掌
畜下士二人則有史有胥有徒二十人然比之天官獸
人釡人府史胥徒皆具而徒之多至於三百則又不同
矣由此言之天官獸人以下雖具官而設局而夏官秋
官如服不氏羅氏掌畜一二職之外意其必皆臨事而
兼之耳或曰是則然矣服不氏以下何以必屬於夏官
冥氏以下何以必屬於秋官曰掌養鳥而阜蕃之掌養

猛獸而教擾之阜蕃教擾爲養育之事夏爲養育之時
故以屬司馬掌攻猛獸蟄獸而獻之掌攻猛鳥彘鳥而
殺之攻爲殺伐之事秋爲殺伐之時故以屬司寇至於
凡田獸之政令則要皆獸人掌之先王於鳥獸之微魚
鼈昆蟲之細其在所當養則設官以養之以順春生夏
長之道非獨養民而已也其猛鷙在所當去其託爲神
姦在所當除則設官以去之除之以象刑罰之威以順
天地肅殺之氣非獨詰姦慝刑暴亂而已也夫以鳥之

高飛獸之遠走魚之深潛昆蟲之雜襲至難及以政者也而先王於此猶無所不盡其心焉甚矣法制之修明而先王爲天下興利除害之意非若後世之苟且也如是而受天下之報享天下之利備四海九州之美味可以共受之而無愧矣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其所以爲民物害者非獨洪水而已也自禹驅龍蛇而放之菹而後民不至於無所定自益烈山澤而禽獸逃匿而後獸蹄鳥跡之交於中國者無有

容鳥獸之害人者既消猶懼其不終息滅而復出爲惡於是又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雖入山林川澤不逢不若而其所當養者則有益爲虞而掌之蓋周人之政即虞夏之舊政也維紂之餘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之後即驅虎豹犀象而遠之每觀孟子論三聖之功以爲驅猛獸而百姓寧比之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蓋知猛獸之爲天地間害與洪水夷狄亂臣

賊子同天下既平九州清宴八荒會同之後周公安得不爲無窮之慮哉因事而建其官因官而存其名此非不切之務無用之官也先儒徒見夫獸人之官修則以爲寧百姓之大徒見夫獻人之官修則以爲養萬物之悉孰知興利除害事已而不敢不存其名有非一職也周道衰而官職廢先王興利除害之意無一復存春秋書秋多麋則不復有獸人之獻亳社之雁東門之鴈鵠則不復有芻族氏庭氏之毆除校人之烹鴛鴦之詩魚

藻之詩君子傷今而思古則不復有獻人鼈人大羅氏
之養當是時也龍蛇之孽羽毛鱗介之禍史不絕書不
惟物性不得其寧而萬物亦不得其養欲令德及昆蟲
而禽獸之不逼人者難也蓋後世養民之政猶苟且而
不及況於鳥獸禽魚之難及以政邪漢有一宋均能出
九江之虎唐有一韓愈能遣潮陽之鱷則當時以爲創
見駭聞之事嗚呼彼獨不見禹之驅龍蛇周公之驅虎
豹犀象與周官之治鳥獸蟲魚邪

醫官 論醫師以下五官

或問醫有醫師足矣而食醫疾醫瘍醫獸醫無乃太冗乎曰古者史官樂官與夫醫卜之官皆世掌之業不兼官不二事懼其不精也況夫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執技以事上者惟醫爲難精惟疾病爲不可不謹先王豈敢以一人而兼二三人之能哉是故食醫之下有疾醫調飲食者不兼於治病也疾醫之下有瘍醫察內證者不兼於外證也瘍醫之下有獸醫治禽獸者不兼於治人

也必求其精而不敢計其冗甚矣夫先王之仁也曰先王之於醫事嚴矣然自萬民及鳥獸無不治療而王后世子之尊公卿大夫之貴反不及焉何也曰萬民之疾治其疾於已然自王而下則去其疾於未然子不於食醫而講求之乎凡人之疾未有不生於飲食之不謹今也飲食膳羞珍醬之齊旣以時而貤之醎酸甘苦辛之助無不以時而和之牛羊犬豕魚鴈之宜又以其物而會之凡所以調和王之飲食而助養王之血氣未嘗不

及於恆適疾病何自而生乎是故治之於未然之前也
不獨食醫爲然膳夫以下如烹人則掌水火凡美惡新
舊之不同則必辨之如庖人內饗則掌禽獸凡腥臊羶
香之不可食則必辨之苟有一物之傷生害氣者無所
不致其察也又不獨烹人庖人內饗爲然凡五齊七菹
之用醯者則有醯人以掌之凡百事之用鹽者則有鹽
人以掌之醯酸鹽醎然後足以成五味之甘而致四時
之和氣輔五臟之不足故雖瑣瑣末節而必立之官以至

膳羞酒醴之物凌人於夏則鑑冰以進以禦暑惡之氣
六宮六寢之脩宮人於春冬則掌爐炭之共以辟寒濕
之氣井匱以流其清泚而泄其汙穢沐浴以澡雪其精
神而悅澤其膚體苟有以助王之養而全其內外之和
者無所不致其備也又不獨醯人鹽人凌人宮人爲然
內宰之職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九嬪則以時
御叙於王所女御則御叙於王之燕寢苟可以防微而
杜漸戕其真而愚惑其心志者無所不致其嚴也王之

所以護養如此而何疾之可致邪大抵味以養精者也
穀以養形者也藥石以治疾者也養精爲本養形次之
治疾爲下莫貴於王而至於設官以待其疾不惟非臣
子之心而亦非所以爲奉養之至者也醫不及王又何
疑乎若夫萬民則不然夫自王而下至於公卿大臣凡
有壽而貴者不幸有風雨霜露寒暑燥濕之感則其權
力足以致醫其財賂足以使醫則亦不待於設官以掌
之惟編戶齊民未有特富者生生之具雖粗給而祭祀

醫藥必有所不足力既不足以致醫而良醫又不屑於
治則夫疾醫以下苟不設焉民之死於非命者必多也
蓋嘗講衛生之經矣天有五星故有五行以爲寒暑以
爲陰陽風雨晦明分爲四時序爲五節淫則爲戕以生
寒熱末腹惑心之疾人有四肢五臟化爲五氣一覺一
寐吐納往來流爲榮衛章爲氣色發爲聲音以生喜怒
哀樂愛惡欲之情過則有傷夫天之寒暑陰陽風雨晦
明旣足以傷形而人之喜怒陰陽運於榮衛之間交通

則和有餘不足則病今也喜怒之不節於寒暑之過度者適相值焉是以其生不固疾疢交作寒極爲熱熱極爲寒爲癘瘧爲痒疥結爲瘤贅陷爲癰疽以至不能自有其生於天地之間當是時也而不有聖人同萬物之憂同民吉凶之患不有良醫探性命之情而順陰陽之理辨內外之證而明死生之訣則將誰與哀救之哉是故疾病疔瘍總之於醫師而分治之於疾醫瘍醫疾醫掌民之疾病而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以五氣五聲

五色眊其死生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瘍
醫則掌腫潰金折之瘍而攻之以五毒養之以五氣療
之以五藥節之以五味以至獸病獸瘍亦有官以掌之
亦推其有餘以及其分治其事而各精其業歲終則稽
其醫而制其食考其全失而定其上下國家仁民愛物
之意至是極矣若曰養王於未疾之前而治民於已病
之後此非先已而後民也尊卑之分貴賤之理臣子愛
君之深意也雖然周家亦豈一切治民於已病哉古者

凌人之官日在北陸而藏冰

昭公四年

夏之十二月也西陸

朝覲而出之夏之三月也司燿之官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夫出火而藏冰皆所以助陽而抑陰納火而求冰皆所以助陰而抑陽以是達陰陽之氣而均寒暑之節是以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癘疾不降民不夭札而時疾皆可以禦是亦不必皆待其已然而後治之也學者講求周家待民之意則知王之所以不言醫益無可疑者矣氣體均和膚

革充盈無傷生害氣之食無沉酣燕洙之飲無淫荒迷
惑之好無風雨露霜寒暑燥濕之感百病之源固已醫
之於平時暇日也昔者春秋之世晉平公有疾求醫於
秦昭公元年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
女室其疾如蠱非鬼非食惑於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
佑夫平公惑女寵以致疾而醫和歸咎於良臣何也不
救君之過不能節王之聲色彼蓋有所傷而思古也且
不獨此也如悼子卒未葬而平公鼓鐘以飲酒小大之

臣爲一飲一食而忘君之疾太師不詔褻臣不規而杜
蕢以區區之宰夫反越刀匕之職而進救益之戒酣酒
嗜音而內作色荒是安能無疾邪西漢以太醫太官湯
官導官及庖人皆隸於少府而統於丞相御史是猶有
周家之遺意至東漢則尚藥太官御者雖如舊而悉用
閹人以主之其意已不謹矣晉以太官屬光祿以太醫
屬宗正渡江以後則太官太醫悉隸於侍中而唐則悉
隸於內侍省而大臣無所政令於其間矣夫大臣無所

統則小臣無所忌飲食醫藥不相聯則彼此不得以相
察每思天官冢宰之分職以膳夫等官列於前而以食
醫一官列於後此最防微之深意割烹煎和一有失宜
則食醫皆得以糾察之雖曰王不言醫其醫豈不預邪
蓋至於大臣之政令不行則飲食酒漿之小官各求以
自媚於上雖宰相無如之何矣而何太醫尚藥之足忌
也嗚呼此周公之思慮所以深長而醫師以下五官始
有可得而論者

鹽酒

或問鹽人掌鹽之政令酒正掌酒之政令政令之在官者既掌之矣其在民者將如後世之榷鹽榷酒乎抑以鹽酒與民而聽民之自取其利乎謂鹽酒有權則先王九賦之目未聞以鹽酒之故而與斯民爭口腹之尋常亦非先王所以仁天下之心謂聽民之自取其利則鹽人之外在地官則有川衡以誅罰其犯禁酒正之外在地官則有司覈以掌市之飲禁在秋官則有萍氏以掌

幾酒謹酒之禁又與後世曾不少異焉何也曰先王之
有鹽禁也禁其棄本逐末與官吏之緣公爲私而已其
於酒禁也禁其羣飲以鬪爭沉酣以敗風俗與其流生
禍糜米粟而已若夫醢醬之所需飲食之所用祭祀之
所羞孝養洗腆之所樂歲時會合冠昏鄉射之所飲則
先王固與民共之但收販鬻者之賦而非復自貪其利
遏其源而不以一孔遺民也昔者晏子謂齊侯曰
昭公二十
年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

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偏

介之關暴征其私是以民人苦病而夫婦皆詛晏子之

爲是言也是知山林之利先王以來固未嘗不與民共

之也晉人謀去故絳

成公六年

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

地沃饒而近鹽韓獻子獨不可曰山澤林鹽國之寶也

國饒則民驕逸近寶公室乃貧獻子之爲是言也是知

山澤之利雖與民共而猶未嘗不慮其舍本逐末以至

於貧匱不給也漢興猶存此意鹽鐵酒榷之利雖盡捐

以與民而後元之詔亦拳拳然憂百姓之從事於末以
害農多爲酒醪以糜穀先王之意正若是而已矣春秋
秦漢以來猶不忘之況以周公憂民之深乎以百畝分
民以九職任民有本之可敦則其末爲可抑有生生之
可樂則其刑罰爲可畏是故周公雖不與民爭鹽酒之
利亦不恣民趨鹽酒之利夫煮海以爲鹽利至博也不
爲之禁則緣畝之農夫將日耗侈心日動而本心日搖
官吏之貪者亦將並緣以爲姦矣豢豕以爲酒禍至無

窮也不為之禁則淫酒而無度是以民人及市羣飲而鬪鬻酒亂其德而獄訟日益繁滋矣周公於此則一切有法以待之其鹽人酒正之政令彼特施之上者也而猶有式法以受酒材有酌數以供祭祀有法以行頒賜有書契以授秩酒有日成月要以考出入自王后之外雖世子之飲亦有歲終之會而況敢縱民於酣飲乎其取鹽也必有簿書以責其數其受鹽也必有符節以防其偽況敢縱民於浮食乎故公鹽之入有數而民之食

鹽者亦有數公酒之用有數而民之飲酒者亦有節但酒正內官耳自酒人而下皆奄奚爲之勢不可以行呵禁於外故至市官之屬則有司覈以掌之刑官之屬則有萍氏以掌之鹽人旣共祭祀賓客之鹽共王后世子之鹽與凡牲膳羞醬百事之鹽故雖專鬻鹽之命而掌天下鬻鹽之數而山林川澤鹽鐵之藏則有澤虞川衡以掌之而川衡之掌則又有大川中川小川以別之巡其川澤而平其守執其犯禁而誅其人內外相繫相維

而法令可次相考大抵勸農而美風俗耳其禁雖嚴初
不以自利也其民安於禁而樂於生初不以為怨也若
夫後世則不然自文帝以來雖不與民爭利然徒善不
足以爲政而鹽鐵在民酒利在民其亦太無制矣徒知
其害而不能定其法歲雖勸民耕殖不知固已導民而
趨末也至於孝武則又不顧斯民之無以為生一舉而
盡奪之幹官鐵官之設雖近於酒正鹽人水衡都水之
設雖近於萍氏大抵不過幹鹽鐵而權酒酤耳而又或

屬於內史或屬於少府大臣之政令不行於其間而取之無藝斂之不均衆心固有所不平於下而鹽鐵酒榷均輸之議所以起後日賢良文學之紛紛也自是而後其禁益嚴其犯愈衆吏卒搜索私屠酤至於壞室廬而毀釜竈兄弟妻子離散生業破蕩無餘而民之以酒獲罪者方日來而未已髡黥積於下私鬻不爲衰減力不足以執之則浸成頑俗而流入姦盜民豈樂爲此哉上之人旣不能制民之產民方懼死於飢寒而冒求升斗

以苟活但可延性命縱之則不顧而逐末迫之則急而犯法耳固未易呵禁也先正翰林蘓公論酒誥一書以爲漢武帝以來至於今皆有酒禁刑者有至流賞或不貲未嘗少縱至於私釀終不能絕也周公獨何以禁之曰周公無所利於酒也以正民德而已甲乙皆笞其子甲之子服而乙之子不服何也甲笞其子而責之學乙笞其子而奪之食此周公所以能禁酒也况又有所謂百畝之可耕九職之可任乎今世鹽酒之禁蓋亦反其

本而已正使有本之可趨猶不當禁之使至於此極況未嘗有本也舊嘗論州縣官吏之自爲私酤而不必禁民之私酤又嘗論州縣當置鹽本錢爲之增價以買鹽而減價以賣鹽此則姑因今日之勢而行此不得已之策譬之欲紓其兄之臂而教之姑徐徐云爾周公之法意至此殆有未易言者

太平經國之書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一千九百九十四

經部

太平經國之書卷十

宋 鄭伯謙 撰

理財 論太府以下三府

或問周禮真理財之書乎曰周之理財理其出而已矣
非理其入也理國之財而已矣非理天下之財也昔者
天下之民百畝之田可以無飢牆下之桑五母之雞二
母之彘可以衣帛而食肉而又任之以百工商賈責之

以嬪婦臣妾資之以山澤數牧故其地無餘利而其民有餘財當是時也下之所以輸於上者常易辦而上之所以取於下者常不見其難集內而九功之正稅九職之正賦外而九土之常貢其時已至其財已可取則太宰立法以授之征者司徒之屬征財以入之掌者太府之職掌財以頒之當用者如斯而已矣非理天下之財之入也財之來為無窮財之取為甚易其藏之也常充足而盈羨而其用之也則常懼其姦欺而鹵莽是故一

時之財不待於理其入而常盡心於理其出焉每觀六
典之書六卿之職兵既以私田而不餉士大夫既以公
田而不廩而歲時經費獨祭祀賓客田役喪荒飲膳衣
服與夫稍秩匪頒賜予玩好數者之用而已周公於此
上則慮夫人主侈心之生而妄費之無節下則慮夫掌
財用財者之滲漏乾沒或有以容姦而肆欺異日之憂
則又慮夫國計匱乏而府庫空虛既窘於用則不免虐
取於民也於是一毫財賦之出而數人之耳目通焉前

有太宰小宰宰夫後有太府掌皮地官之屬又有泉府
倉人廩人但斂散賙救事近於民故泉府而下皆以屬
地官太宰兼制國用故太府與司會皆列於天官而太
府以下三府則皆掌貨賄泉布以待用司會以下四職
則皆掌會計以足用衣裘皮革之數一歲之出入尤多
則又專命司裘掌皮以會計其用反覆十一官之職未
嘗不深歎周公措置之合宜而均節之有法防閑之周
密而視聽之詳多也蓋內府若可以兼王府矣而必分

為二府者切於一身之用固不可以混夫一國之用也
司會若可以通司書矣而必立為二司者掌財用之會
計固不可以汨之以書契版圖也職內若可以攝職歲
矣而必分為二職者出入之數固不可以專責之一人
之手也使其兼攝而通行之則不惟不免於姦欺而其
內外之參差不齊出入之交錯差舛簿書會計之煩多
委輒亦必將有敝其精神而昏其思慮者周公不為此
也故以太府言之自關市之賦以至萬民之貢其各有

所待者非以其物也以其數之多寡而為所用厚薄之
限也以其數之多寡為限則用不免有欠餘勢不免有
相補足而財不免有相移用移易紛然始舛錯而難考
是非一人之所能理也故法式則見於太宰而定數則
見於太府移用則掌於職內矣以內府言之九貢九賦
九功之貨賄與夫四海幣獻之貨賄紛然而入既擇其
精美者以充王之藏又擇其精美者以充王之獻九貢
九賦九功之良兵良器與夫四方之金玉齒革兵器雜

然而受既以共王之玩好又以共王之獻賜又以待邦之大用是亦非一人之所能究也故其大體則掌於內府而其精美緊切者則分於玉府矣又以外府言之掌邦布之出入以共百物之用此特其綱領也至於王后世子凡衣服之用邦布者則共之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凡幣帛賚予之用邦布者則共之賞賜給勞之用邦布者則又共之其出入支用固已瑣碎不一矣而斂滯貨給賒貸所以與民用通者則又豈外府之所能兼

乎故係邦之用者則外府領之而其在民者則分於泉
府矣以至司會而下掌皮而上其所以設官分職而不
相參者大抵皆然雖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而司
書亦別為一書以待司會之考以佐太宰之樽節雖然
此特其不相參者耳至於相參而相考者則內府在內
反以共邦之大用外府在外反以共王及后世子衣服
之用內外互相考也職內職入反以每歲所入而考其
所出職歲職出反以每歲所出而證其所入互相出入

考也不相參則可以專其耳目必相考則可以防其姦
欺惟其然也故財用之出上無所肆其侈下無所容其
私上不侈而下不私則財常足於用征斂常不至於虐
而民無復有受其病者然則周家之理財理其出而已
非理其入也理之於上者不欲虐取之於下而已非固
屑屑然為是不憚煩也太宰統其大綱司徒統泉府倉
人廩人之大綱會計則均出於司會式法之數則同出
於太府然則論周家之理財者太宰太府而已若夫較

式法之次序辨九貢九正九賦九職九式九事之異同此則自有諸儒之傳說在

內帑

論三府供王玩法

或問五峯先生嘗言四方職貢各有定制無非王者之財不可有公私之異今太府乃以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不幾有唐德宗受裴延齡之欺罔乎王府乃有王之金玉玩好兵器不幾有如漢靈帝之置私庫乎內府乃有四方金玉齒革良貨賄之獻而其王之好賜予

不幾有如唐諸節度之獻羨餘乎曰此周公之所以為
切近人情而經久可行者也王者富有四海貴為天子
若一切限制之而尋常玩好之私亦所不容錙銖之用
必計其出納須臾之欲不得以自逞使常得如文武之
君而處之固可以恭儉而無欲安於嗇陋而無所慕乎
外也子孫不能皆賢不幸繼之以庸闇之君不堪其檢
制而奢侈之念不能自克於習中鬱積磅礴之餘啓其
暴怒而逞其威虐一日而發泄之則人欲橫流反有不

可得而遏者且夫玩好之私亦人主之所不能免也以
舜之聖而猶有漆器之造而通道九夷八蠻之後西旅
之獻雖武王猶不免焉後世如漢文帝之恭儉能惜露
臺百金之費而不能無賞賜累鉅萬之私是以周公之
深見遠識雖不敢導人主以奢侈而亦不敢強人主以
所不堪自今觀之玉府一職始終皆稱玉雖燕衣褻器
衽第席牀亦無不盡其飭而極其精既以其金玉寶貝
之器物又以其精美珍異充玩好以玩好之心見於物

則曰好用曰好用以玩好之心見於人則曰賜予曰好
賜亦曰好用大抵總而言之則曰玩好別而言之則曰
小用賜予也周公非不知玩人則喪德玩物則喪志也
然至於非喪志之物非喪德之人人主苟有所好而無
損於為君之大體亦安得而盡絕之況夫太府所謂式
貢之餘財非惟曰吾欲取其餘而不顧式法之所當用
也必待九賦以充九式所用之餘九貢以充邦國弔用
之餘然後共之若其無餘則亦無可共矣玉府所謂金

玉玩好之獻非曰九賦九貢之入吾必責之以此玩好之獻也辨其所產之地而收其入如其地之止產此物而可以充玩好則亦足以便其所貢矣內府所謂金玉齒革良貨賄之獻而共王之好賜者亦非其出於九賦九貢之貨賄也即四方諸侯朝覲聘問之時獻國珍異之物而引領之於內府者及其有問省之費則各以其四方之所無者交錯而分遺之王亦無所利其物矣夫此三者既無所損於人主之大體亦非所以滋人主之

侈心脫使侈心由此而動焉則冢宰又時以道而養正之以格其非而易其慮彼將動顧九式之成法而一毫不敢有所過差也又何至於有漢唐末流之弊乎自此論不明而儒者過為儉嗇之說而強其君以所不堪將使之飯土簋啜土鉶以萬乘之尊而下為監門逆旅之態經制不立而子孫無以持循縱欲之心其終未有不勃然而生者西漢之初頗知此意以大司農掌天下經費猶外府也以少府掌山澤陂池之入自佐天子禁錢

而給私共養猶王府內府也雖無太府一官以總其出入而有計相以會計之則猶司會司農少府及計相盡屬於丞相御史則猶周之統於太宰自光武變亂舊制以山海鹽鐵而歸之郡縣出少府禁錢而屬之司農使宮中私用一切皆於司農取之而司農又不盡應其求章和以來不能堪此於是別自立監而用閹人以領之而桓靈二君每歎天子無私財而開鴻都賣爵後園自為私藏矣馴至於唐益為無制以天下金帛盡貯於大

盈內庫使宦官掌之而聽天子取給之便以天下之公賦而為人君之私藏有司不復窺其多少而宦官領事至三百餘員此固不足道也至於楊炎以片言移德宗之意即日下詔移內庫之積貯而盡歸之左藏議者皆稱其美而不知德宗之刻剝聚斂受延齡之欺罔而來諸道之羨餘乃自此而始惟本朝盡去漢唐之弊而復周公之遺意凡天下金玉之物皆歸之奉宸庫在周則為玉府凡山澤鹽鐵之賦皆歸於內藏庫在周則為內

府又有左藏以比周之外府然其所以異於周者獨以大臣不得以知出入盈虛之數而無以撙節於其間也渡江之後又別置激賞卽今之南庫是也雖宰相領之謂之兼制國用而內外已判然不相干矣嗟夫竭四海之財而恣一人之侈周公固不為此矣至於防其侈而截然無一毫之假借亦豈為近人情而經久可行者乎至於是而後知周禮之書不可廢

太平經國之書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九百九十五

經部

太平經國之書卷十一

宋 鄭伯謙 撰

會計上

論司會以上七官

或問周制天下之財皆受令於太宰而總於太府其王府則專掌王之器物以共王之服食好賜其內府則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其外府則專職邦布以待邦之小用至於司會則惟總其會

司書則惟總其書職內則惟記其入職歲則惟稽其出
職幣則惟振斂財幣之餘與夫司裘掌皮則又皆惟會
計一物一用是自太宰而下其出納移用之權盡總於
太府而司會至掌皮則不過糾察鈎考之而已然太府
則下大夫為之長而司會則反以中大夫為之長司會
之權反重於太府何也曰此聖人之深意也以會計之
官稽掌財用財之吏苟其權不足以相檢括而為太府
者反得以勢臨之則彼將聽命之不暇而何敢以究鹵

莽而察姦欺鹵莽姦欺無所忌則沉匿掩蔽之弊生而
匱乏枵虛之患至暴征橫斂之原必自是而啓矣是以
聖人必使之有相臨之勢以去其相黨之私然後理財
之本末為可觀自今以司會而下考之所謂職內職歲
司書職幣司裘掌皮亦均之為理財也宜屬於太府而
皆司會主之司會之權不重乎不惟此也太府頒其貨
於受藏之府頒其賄於受用之府凡掌財用財者無不
於太府受財焉而詔王及冢宰廢置乃司會主之司會

之權不重乎抑又不惟此也司會司書皆一體也司會掌六典八法八則之貳司書亦掌六典八法八則之貳夫六典以治邦國八法以治官府八則以治都鄙乃宰相之職業而太宰之所以佐王者也貳之以小宰固其理勢之當然彼司會司書乃亦得而貳之司會之權不重乎夫惟會計之權重則糾察鈎考之勢得以行於諸府之中事不至於欺偽用不至於乾沒數不至於虧耗國計不匱而功化無不舉推而至於典法則之處無不

各行其所行大抵欺罔不生則財用足財用不缺則百
度無所虧可以備威儀可以興文物車旌圭璧之器梓
匠輪輿之度衣裳冕弁尊爵俎豆之禮上而郊天祀地
下而師田行役冠昏喪祭皆可以並舉而無遺當其禮
制樂作兵寢刑措而餘財餘力之效雖神祇祖考尤安
樂之治道之治天下夫孰有廢而不舉者向使司會之
於太府不敢論其曲直當否不敢抗其是非上下相蒙
以為欺而彼此相容以為姦則不終日而匱乏隨之矣

財力旣屈國用蕭條下無以應無厭之求上無以充法式之用上下解散而禮樂庶事廢墜而荒落向之所謂六典八法八則太宰固不得而自行矣然則周家所以重司會之權者固將以助太宰之治也春官太史亦然鄭氏不深於周禮乃謂太府若漢之司農司會若漢之尚書不知漢以司農少府掌內外之財而尚書特少府之屬官耳糾察鈎考之權安得以其屬而行於其長也而後之儒者則又疑泉府倉人廩人掌泉穀之出入而

不會計不知此三者之列於司徒特以其事近於民耳
若會計則同出於司農而已且其致九貢九賦九功九
式之財用所以於其出而會之也以其入而考其出所
以參互而會之也百官之府百里遠近之郊三等之采
地司會皆得以會之固不應若尚書之卑而法不及行
於司徒之屬也先王建官之意深矣漢唐何足以知之
漢興之初亦嘗少近於此以蕭何為相國而以張蒼為
計相計相之權正周司會之職也命名曰相與相國並

立其事權為甚重計天下之財而財不在其手其鈎考
為甚公使漢終守此制而行之於司農少府之上夫誰
曰非古然其遷計相也止於一月其更計相而為主計
也又止於四歲自是而後主計之名與蒼俱罷矣司農
少府各自受天下之財入而三公之屬又有倉曹以主
倉穀有金曹以主鹽鐵貨幣又自分司農之財而有之
而會計之官獨無聞焉遂使鄭氏猥以尚書而充之每
觀文帝問一歲錢穀出入之數而平勃皆以為不知而

請問治粟內史則知錢穀自司農之外無有能知其數者宣帝之世韓延壽守東郡放散官錢千餘萬是時蕭望之為御史大夫即遣御史詰問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豈自計相罷後御史總領天下之財計邪是未可知也自光武歸禁錢於司農歸水利於少府歸鹽鐵於郡國意善而治不精故章和以後改司農平準為中準而列於內署而取少府之所掌尚藥太官御者鈎盾尚方考工諸曹列而為監又盡用奄人以領

之不惟無稽考之官而士大夫亦無復有與財計者矣
以至李唐此弊不革財雖掌於士大夫之手而糾察稽
考猶未有執其權者且三司使之名一曰鹽鐵二曰租
調三曰度支度支以相會計其名非不美也然當時三
司獨設副使以三司使為之長則度支要是三司使之
屬耳其官長治財而其屬考之於勢為不順本朝三司
使其屬官亦有磨勘司均之為失周官之意也渡江之
後南庫令宰相提領雖稍異於他官之檢覈而內外不

得以兼統矣然則因本朝之磨勘司唐之度支使漢之計相而正之以周人司會之名使之權尊勢重以臨於三司之上而受令於三公之下國用其庶幾乎

會計下

論同上

或問西漢自計相主計之罷司農少府分受天下之財倉曹又分司農少府之財利權散主漫不可考疑其為防甚疏矣而當時之財物反以充羨東漢自光武歸鹽鐵之利於郡國并水衡之利於少府出少府之陂澤於

司農司農以四時受郡國錢穀之數四方調度一切關
請又有尚書以參互鈎考之利源始澄不相殽亂疑其
為防甚密矣而當時財物反以耗散而不足何也曰東
都之不足固其法之所宜有也宮中用度一切付之有
司豈後世之所能堪尚書少府之屬耳焉有其官長理
財而其官屬能考之者前二論已詳之矣此不必復論
乃若西漢之所謂充羨亦不過一時取天下之財而聚
之公上耳非有會計之法以通融上下之有無以均節

財用之出入而至於有餘也食貨志言武帝之初承文
景之後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鉅
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腐敗
而不可食財物之浩穰漢之富庶於是為極矣然建元
三年平原河溢民已相食何其若此廩廩也六十餘年
之富庶曾未三年遽不足以支一朝之變乎蓋自賈誼
晁錯勸文帝以蓄積均之為蓄積也誼則欲公私之兼
足而錯則專剝民以厚君今年入粟於邊郡明年入粟

於內郡郡縣之倉庾皆盈矣而民則無顆粒之餘平居
無事猶以自適而不見其缺一旦旱乾水溢變起倉卒
民則何以支此帝也哆然徒見其上之有餘而不知其
下之不足外則窮兵黷武內則窮奢極侈公卿大臣曾
無一人焉執均節之法以限制其方張之意至是則公
私俱困矣竭四海之財不足以贍一人之欲財力既屈
急征橫歛生民復被其毒蕭然殆無以異於水旱之時
也嗟夫舉天下之財而藏於國其斂之既無度舉國家

所有之財而奉一人其用之又無節而其極也又不免
暴征於民以寬其目前之計若是而猶曰西漢之財物
充羨吾亦不知其以何者為充羨也況又有所謂鹵莽
蔽匿之失乾沒滲漏之弊千姦萬欺之轉移攘竊乎取
之無度用之無節而會計之尤為無法蓋嘗觀之中尉
設卒動數萬人王溫舒樂安隱田幾四百頃匡衡關東
流民無名者四十萬石慶少府陂澤多為貴戚冒墾石
顯版籍甚不明而口算田租所入甚無定數也近稅武

關以給守卒遠田車師以給過使

上武紀下西域

公車

索米於長安

東方朔

掖廷出私錢以養宗室

丙吉

郎官

出私錢以市財用

楊惲

劑券甚不明而廩祿所給甚無

定所也會稽計籍三年不上

嚴助

內史假貸租多不入

倪寬

東郡官錢放散至千餘萬

韓延壽

乘傳而行郡國

矯賦至六百萬

賈誼

課最甚不嚴而州縣所供甚鹵莽

而無定期也乘輿賜竭取給大農食貨大農錢盡續以

少府

賈捐之

平陵工作取諸水衡

宣紀

私用經費甚不

常而緩急所移用甚紊亂而無定制也以至無額雜賦

羨租之積尤為泛然無統如贖罪之錢儲於北軍

江充

無名之錢儲於郡內

張安世

卒吏之錢寄於州郡

東海

廩犧之錢寄於馮翊

韓延壽

軍市之租委於邊吏

馮唐

則其渙散尚有未易究者執掌之官吏出入之司猶存
不聞有奉公廉平者糴邊穀百萬而虛數至六十萬斛

趙充國

儲民牛車而增價至三十萬

田延年

甚者或私

儲賓客而入多逋負

鄭當時

則其轉移侵藉尚有未易

悉數者蓋自漢家無計相之官公卿大臣無有能知錢穀之數是以人主肆其侈於上人臣肆其欺於下而民獨被其害於中以至於若此時也周家之所謂充羨宜不如此夫以漢去周之近使其參酌周制有書契版圖如司書則口算田租何至於無定數有頒財受財如太府則劑券稟給何至於無定所有九貢九賦九功之令財用有日成月成歲成之考出入則課最期會何至於無定期有玉府外府則經費私用必不至於紊雜有職

內職幣則羨租雜賦必不至於渙散總而言之有會計之權如司會之重則凡百官吏又將不敢以容其姦欺奈何聚天下之財於公而聽君臣上下之各自行其私乎恣人以財而人無不貪猶飲人以酒而人無不狂也與人以利而人無不取猶飼馬以芻粟而馬無不食也周公創法肯若是其疏乎周家會計之法所以為盡善者蓋不獨考其國之財亦將以併考天下之財也以司書觀之所謂知民之財者則諸府所受之貢賦必欲知

其欠餘也所謂知器械之數者則執事官吏所用之器

械必欲知其存亡也至於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則井

田夫家有多而有寡牧野畜產有蕃而有耗無不考之

知山林川澤之數則山林之材木有童而有殖川澤之

蒲葦魚鼈有盛而有衰無不考之若其有餘則輸官之

數必不容其虧若其不足則輸官之數必不取其盈蓋

上下相通有無相濟合天下為一體而為之不若漢之

判然不相關也論財物之充羨其本末源流要必如是

而後可

內治

論內宰下十九官

或問內宰之職治王內之政令分其人民以居之內宮
何以容人民之居處凡建國佐后市陳其貨賄出其度
量淳制王后何以與市井之細事內小臣掌后之好事
於四方掌后之好令於卿大夫婦人無外事何以外通
諸侯而內交羣下內宰既掌宮中之祭祀而女祝又掌
王后之內祭祀漢家尚除秘祀今女祝之設置無執左

道入宮而為厭禱者有府史胥徒有宦官宮妾數者混
然淆亂雜居而錯處豈無為淫邪以汚宮壺者后夫人
以下女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自有定數也何以
獨不著其數典婦功典絲枲追師染人屨人無非是人
也而內司服縫人何以獨參之奄官以至春官有世婦
矣而此又有世婦春官有司巫男巫女巫巫矣而此又有
女祝春官有司服矣而此又有內司服冬官有鐘氏染
羽矣而此又有染人獨不可併省而合於一也凡此十

有九官之職事三等之官長其所議論者固不一也姑以是八者而言之則尤為可疑者曰子之所以為疑非以夫后與市事則內外為相紊人民官吏與宦官宮妾雜處則內外為相亂有外祭祀則內將有厭禱之事有天官等官又有春冬等官則內外猥多泛濫之職邪此正周公立國之規模維持之周密而措置之纖悉詳盡者不以通內外則以嚴內外者也夫以宮闕之尊嚴而與市井之猥賤以王后之秘密而行諸侯卿大夫之好

禮以士大夫之自貴愛而雜奴僕熏腐之餘亦固幾於
褻矣然家與國非異政王與后非異體內廷與外廷非
有異勢也且王后之分陰陽之理相佐以相承者也王
則立朝於前以先乎義后則立市於後以後乎利朝市
何嫌於相關乎天子享諸侯王后則亞獻上公侯伯子
男來朝夫人則致禮四方何嫌於有好事乎前有宮人
之職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掌寢處燕息沐浴櫛櫛櫛私私猥
之事而隱然厲其敗禮敗度之心後有典婦功等取中

士二人下士十有二人掌衣服冠履之物而防人主奢侈之私用度耗費之漸以去其害國亂政之源士大夫何嫌於處內庭乎凡此無非所以通內外而同之也宮壺之執事室廬府之在內者至於府史胥徒賈奄奚工女酒女漿女籩女醢女鹽女羃女奴女御則又自分而為內外天官世婦以廣嗣為義春官世婦卿也以掌女工之宿戒名同而官異則不得不分內外司服所以掌外朝之服飾內司服所以掌王后之服飾

鍾氏染羽毛以充國之用染人掌絲帛以充王后之用
內有不可以兼外者典婦功典絲枲之職雖用士人而
內司服縫人之職則自用奄人外則有不可以至內者
神所在而有之先王隨所在而祭之不惟以示忠厚不
忘之心亦所以為交神明合三才之道故在內則有女
祝在外則有司巫內外不敢互用也國君過市刑人赦
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帑命夫過市罰一蓋
命婦過市罰一帷是市雖立於后而過市之禁則極於

嚴內外未嘗相雜也以至九嬪世婦女御之不著其數亦所以嚴內官之選不苟於色不輕於澤以濁亂宮闈之內凡此又無非所以嚴內外而異之也蓋昔者先王之意以為內外不通則內外間隔藩牆有比鄰之異精神扞格而不通法令窒礙而不行利害相視而不相成非宮中府中一體之意至其一於通而不行之以嚴則又不免於尊卑之煩紊男女之濁亂職事廢弛而不舉知慮疏略而不周者亦非辨方正位設官分職之意也

天下猶人之一身也耳目口鼻各司其官而不相為用
先王之所以嚴內外者實似之至於精神氣血之所以
周流於一身者則未嘗壅遏而不相通先王之所以通
內外者實似之周衰王制不明內外之政甚無足觀者
朝市異路王后不同心椒房之重反挾蠱媚之道門庭
閨闥之內尚不暇於整飭而況市井之細諸侯卿大夫
之事乎妃嬪媵嬙列屋而望幸負寵而爭妍宮掖有醜
惡之聲妃妾起巫詛之風官寺擅出納之權宦官宮妾

相與亂其內而公卿大臣䟽隔於外莫有誰何之者矣
究論所自則皆始於太宰之權去而內宰以下十九官
之職不領於大臣也嗚呼大臣之權去內外之禍蓋有
不可勝言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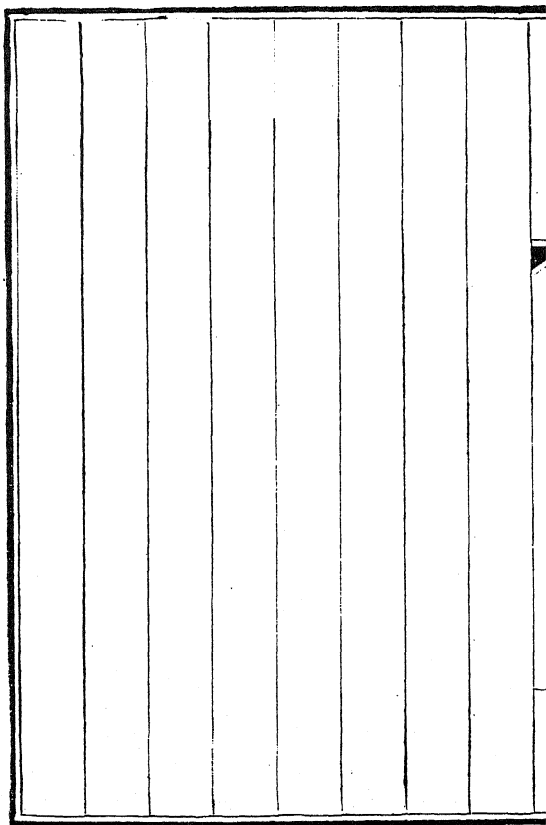
太平經國之書卷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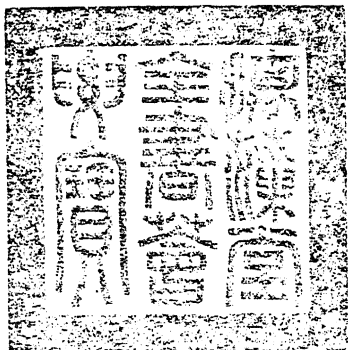
謹案卷九第八頁前五行以生寒熱末腹惑心之
疾刊本惑訛感據左傳改

卷十第三頁前四行而必分爲二職者刊本分訛
攝今改

卷十一第二頁後二行司會掌六典八法八則之
貳刊本貳訛二據周禮改下同

第四頁後二行其鈎考爲甚公刊本公訛分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曹城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錄監生臣許溶